

目 录

譚延闓湘軍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方鼎英(1)
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	龙偉生、陈常九(9)
桂軍刘震寰的兴起及其复亡·····	卜汉池(40)
林虎在广东二三事·····	黄宗儒(66)
护法时期我参与非常国会活动的回忆·····	孔昭晨(70)
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短稿五则	
孙中山先生辛亥南北議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	張竞生(84)
有关孙中山先生史实的点滴回忆·····	邓警亚(86)
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几点回忆·····	陈龙韜(91)
討龙后孙中山先生一次秘密回粵我记·····	唐頌南(96)
1912年中山先生回乡一瞥·····	程十里(100)
順德蚕絲业的历史概况·····	李本立(102)
新会葵业史略·····	何卓坚(132)
东莞草織业簡史·····	刘炳奎、方玉成(152)
清末民初佛山木雕业·····	徐 浩(175)
广东精武体育会和陈廉伯熊长卿·····	陈天杰(186)
佛山精武体育会·····	何心平(197)

譚延闓的湘軍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方鼎英

譚延闓以進清一翰林院編修，因緣时会，参与湖南政变，得三次督湘，在湖南軍政方面建立了不少基础关系，故1920年三次离湘闲居上海，1922年，适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亦离粵来沪。初由張国元、周震麟介紹晤談，终于通过汪精卫、胡汉民諸人約談，投到了孙中山的旗帜下面，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接受孙的教导日益亲切，很快成了孙中山所倚畀的人物，其信任程度，不在汪胡下矣。茲就譚延闓湘軍的成立，及其在孙的领导下所做的几件事，与其特別受知于孙的情形，略述我之所見如次。

一、討 賊

1923年春，譚自上海随孙南下抵粵后，正他所刻未忘怀的湖南地盘，由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兴师援鄂失败之后，投降于北洋軍閥吳佩孚，丧尽湘人的革命历史。在湘内外的有志之士，群起反赵，使譚延闓对湘政捲土重来的机会，日益成熟。遂于1923年八月間，奉孙大元帅討賊之命，由广州直入湖南衡阳，宣布奉孙命为湖南省长，兼湘軍总司令，并发表朱鶴庚、魯滌平、謝国光、吳劍学、陈嘉祐、蔡鉅猷等为湘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军长。八月中旬，赵部叶开鑫与謝国光部在株醴一带开始接触。宋以拥赵怕得

罪譚，拥譚怕得罪赵，自于怕赵譚都得罪，乃选定滚蛋二字，将湘軍第一軍軍长交該师參謀长方鼎英代理。他自己則借名养病远赴上海閑居。方乃率其可以号召指揮的部队，即第一师的砲兵团、工兵营，与該师第一旅第七团的两个营，及駐郴县的汪磊一团，和資河巡緝处的部队一营半，合叶开鑫部的朱耀华团，編为一个纵队，并搞了一次“九一”政变。于九月一日清晨率朱耀华团，由炭团子反扑长沙省城，将赵恒惕赶走，占領了长沙城十三天。終因事起仓猝，号召各部一时集中不起来，使赵得有喘息时间、乞援吳佩孚捲土重来的余地。方乃不得不放弃长沙，隔河对峙，而有株州、山門、昭陵等役的拉鋸战。此时陈炯明已勾引江西的北洋軍閥方本仁襲取南雄、始兴，威胁北江，他自己則自东江西进，围困广州，大有合力驅孙事在必成之势。孙乃电譚急行南下馳救。譚才停止討賊，率宋（方代）魯、謝、吳、陈、蔡，同原驻地，各部南馳救援，成立了广州的湘軍。

二、解 围

当譚奉孙令急援广州，率隨身护卫部队急促先行，抵达韶关时，駐防北江之滇軍赵成樑部，已被江西方本仁軍逐离南始，撤至週田。行看韶关且岌岌可危，乃电催湘軍本部急馳来援北江，他自己仍率卫队直赴广州。其时进攻广州的洪兆麟部以为湘軍部队已到，便喊出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自动东撤，是以广州之围立解。剩下北江方本仁部，見湘軍南下馳援，声势浩大，未經接触，便撤守始兴。經湘軍于始兴城外与之正式接触，相持了十一天，由湘軍方部特遣一支队繞截始南后路，方本仁部的主力高凤桂旅，乃被迫撤离始兴城障地，向北逃窜。湘軍一直尾追至大庾岭，复經湘軍由

南雄通信丰与庾岭两大道的中間地区，搜索前进，使方本仁部逃窜毫无空隙可以停足。于是方本仁与高凤桂之間，发生猜忌与責难，逼得高凤桂混成旅憤而投誠过来，电請孙令編为贛軍一师，由高凤桂任师长，归湘軍节制指揮，方代軍长帶領謁見孙大元帅。湘軍南下馳援得救北江之急，与解广州之围一役，至此結束。

三、东 征

1924年春，湘軍南来，僞促南雄一隅，每日按官四毫兵二毫（毫洋）的給养度日。生活习惯既大不同，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喘息未定，即奉命东征，譚欣然接受。譚以文人而身兼湘軍全軍統帥，关于部队内部一切，彼惟众意是从。但胡汉民总是諷刺地說：“組菴，我和你都是文人，懂得什么軍事。而你竟总是抓着湘軍总司令的印把子，不肯放手，这又何必呢？难道湘軍將領中尙少不得你这样的总司令嗎？”但譚每聞此言，惟止聳聳肩膀，苦笑而已。故对东征的任务分配，与作战路綫，听人摆布，以致滇桂軍进攻三年犹未能下的惠州，任其拖沓如故。湘軍奉令东征后远繞新丰、河源，向老隆方面推进。孤軍深入，既无联系，又无兵站后勤等項設備，而新丰一带民情强悍，給养护运，常非一营兵力不得安全。又值炎暑长征，瘴气肆虐，外地人来多患恶性疟疾与火症瘋疫等病，常发高烧至四十多度，朝发病而夕身死。即有医药亦挽救不及矣。况当时根本談不上医药呢！以致弄得几乎連站崗放哨都成問題。人人自危，不可終日。全軍电恳換防休整。时許崇智部張民达已扩編成师，自告奋勇，請由湘軍左翼翁源向老隆出击，但求湘軍协助相与齐头并进，如是只好将重病官兵后移，余留原地待命。結果，張师虽然从

間道进入連平，打敗了李易标的部队，但因商团酝酿叛变，又将部队撤回广州。于是湘軍大部，連就地調整都不可能，最后，我本身亦未能幸免，而干嘔发烧，似疟非疟的病大作，臥病于怡养园医院者，月余方癒。

四、北 伐

1924年多，馮玉祥在奉直第二次战争之际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錕，通电全国息兵救国，并請孙北上协商大計。孙时正在北伐，接电后命胡汉民代大元帅，譚延闓代北伐軍总司令，率湘、滇、豫、陕各軍，向贛鄂北进。孙自己則繞道日本北行，企与段祺瑞、張作霖共商国是，譚乃以湘軍为主力，率由北江始南，向江西攻击前进。自大庾岭而贛州，直扑吉安。敵軍方本仁部毫无抵抗，引我深入。而我竟輕敌，甚至前卫都无，而在打前站的先行，其余毫无戒备，跟着前进。仅豫軍樊鍾秀以北伐軍先遣軍总指揮名义，率部繞贛鄂边区，未遇阻碍而直达豫南地区。滇軍朱培德則編右纵队，亦越贛州而毫无阻碍的到达了樟树鎮。譚延闓跟着湘軍大队之后，到了贛州。正待繼續前进，忽传我前站部队刚到吉安郊区，便遭到方本仁預先埋伏好而有充分准备的迎头痛击，頓使湘軍主力潰不成軍。加之方本仁早已勾結湖南赵恒惕，派了很多与湘軍有旧关系的人，携带現款，随湘軍在湘贛粵边区，化裝勾引回湘。而湘軍总指揮宋鶴庚，与前敌总指揮魯滌平，意見不和。出发韶关时，便大起冲突。譚延闓高高在上，无法調处，但連呼假使伯雄（我的別号，时正病臥广州）在这里必不至此。于是宋亦随潰軍被赵勾引，从湘粵边区的汝城回长沙，去作赵恒惕的座上客矣。我的部队，亦被勾引回到汝城，坚不返粵，亦不受赵編，而迭派代表来

粵，要我前去領導他們革命。這是譚延闓湘軍在孫領導下北伐失敗後朱受湘趙鈞引帶隊離開粵境的情況。

我自湘軍出師北伐後，病漸好轉，但戰況消息傳聞不一，乃不顧體未復元，帶著藥品趕赴前綫，不料一到南雄，便傳前方消息不佳。遂急速北行，想赴贛州去迎譚問策，但在南康便已遇譚隨隊潰退下來，於是相與一道南回。譚總是一見面便嘆問如何是好，說你抱病而來固極可感，可是你來晚矣。湘軍這樣狼狽不堪，復何面目見人呢！我們每月領廣東的民脂民膏四十四萬元毫洋，今後有何顏面去再領呢！你是一個搞爛場伙索有辦法的人。請馬上拿出辦法來善後補救吧！我初不知一敗至此。素稔湘軍內部軍心不固，不慣粵習，存在着一有機會便想拖回家鄉的念頭。此時官兵之間此種思想又大大抬頭。因思唯一辦法在安軍心，要為今後另謀出路打開僵局。因于大庾嶺上一古剎中休息觀梅時，向譚建議打破旧制，廢除軍師旅，改設湘軍整理處。下令在南雄集中待命。商定次日即召開旅長以上的軍事會議，討論湘軍整編問題。由余当晚擬定湘軍整編方案，明日提出會議討論，打算討論通過決定後，即日點驗改編，一槍一兵，以團為最高單位，編成七個步兵團，帶特種兵砲、工兵團營各一個，另設講武堂一所，附教導營一營。湘軍總司令部即為整理處，設總監一人，副總監若干人。以湘軍總司令為總監，各軍、師長為副總監。次日開會討論通過，即照編制着手改編。僅一週，便成新建的湘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以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基礎，接着余轉赴汝城，處理不肯回粵的部隊，不久余也一直赴漢養病。直至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故，譚延闓湘軍在孫領導下的活動，為時前後不過三年頭。

五、其 他

譚延闓与孙中山的关系除軍事以外尚有下述一些情况，辛亥革命以前，譚是以官僚地主的資格而任湖南諮議局議長，与湖南教育会会长的。其当时对孙中山的認識是肤淺的，以为孙是只会講外国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閉口跟着一些罵孙中山为只会說大話、放大砲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砲。自投靠了孙接受了孙的教导，服膺孙的学說之后，譚之对孙极为尊重，事事降心相从，而孙之視譚，亦信任不疑。有一日，我与譚閑談中，曾面質之曰：“你往日在湖南开口閉口說孙中山是孙大砲，而你今日对孙完全改变，固已判若两人矣，可是赵炎午那一班人犹在那里大喊孙大砲。这都是你教出来的徒弟。請回顧一下，你对此究竟做何感想呢？”譚曰：“赵炎午那班傢伙真是至死不变之徒，何足論哉？何足論哉！我自追隨孙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来，才逐漸認識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說的孙大砲，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貫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个真正領導人”云云。

又記得1924年秋天，孙在韶关，住在火車站前面的楼上，正做民生主义的学朮講演时候。張溥泉、居覺生等人，总觉得孙先生所講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是进入大同世界所必由之路”这一段話，講得太刺激，太过火，想向孙先生建議要修改一下，說得和緩一些的为好。但都不敢当面去說，而要譚去代达此意。譚便很老实的去代为請求。孙即謂譚曰：“这是我亲笔写的，是我亲口当众講的，一切有我負責，不可更改”。譚一一回告，但張、居等仍要譚去代請，还是以修改一下为好。譚又去代

請。孫堅謂譚曰：“絕不可以”。仍如前意，嚴肅表示不可有半字的更動，并切囑莫听他們的話。譚仍照樣傳達出來，而張、居等仍是請其轉報這是他們大家的意思，務請考慮。孫遂怪而責問之曰：“組菴難道你也不相信我嗎？為什麼偏要听他們的話，而一再來代他們請求呢？你把辭稿馬上拿去付印吧！”如是往返四次，最后孫追來嚴囑之曰：“組菴，你要絕對听我的話，馬上負責去印，如有半字更改，吾將唯你是問”。孫譚之間親切至如此地步。故譚初在孫的身邊，任大本營秘書長時，許多在孫前毀譚的人，只是徒碰釘子，反增加了孫對譚的信任。

據楊滄白云：同年某日，孫謂楊曰：“組菴斷絃已久，應該續絃。你去告知吾意，美齡可以配他，我可代她作主的。”楊唯諾欲走，孫忽轉囑之曰：“你且慢提婚事，可先代我約他下禮拜日陪我一遊越秀山，給他和美齡一個可以多談些話的機會，然后再和他說好些。”楊乃遵囑轉約。迨游山次日，楊專訪譚，見面便問譚曰：“昨日之游乐乎？”譚應之曰：“不錯，很好。”楊便接腔連說：“恭喜恭喜。”因又問曰：“同游的人，你以外還有誰呢？”譚曰：“先生和夫人外，只美齡女士同我而已，并无別人。”楊故做驚喜之狀曰：“呵，這真可賀，恭喜恭喜。”如是接連的稱道，弄得譚莫名其妙，很奇怪的謂楊曰：“你这是干什么，開什么玩笑？請明以見告”。楊才將先生之意，據實以告，譚表示堅持不可。其理由是：他和她思想意識新舊不同，生活習慣上洋互異，談書寫字中西各別，年齡性格老少懸殊等等說了一大堆。楊但笑答之曰：“這些皆是不成問題，不是理由的閑話。只要美齡女士對你是稱心如意的話，所謂生死尚可與共，禍福且愿同當，你談的這些不是白操心了嗎？你是否另有

重大理由，毋妨坦白的再提出来，我俾为你轉达，象这些人云亦云的腔調，我实无以复命的。”最后譚乃以极誠懇的态度謂楊曰：“先內临危紧握我手，悲淚盈眶，若有千言万語挤在咀边，欲說又已說不出来似的。我見她这种痛苦的样子，知她內心是思念儿女，不放心于我的表态。就力慰之曰：你放心吧，你死后我决不再娶，徒伤儿女念母之心，請相信我吧，我决不食言，将来总有面目能見你于九泉之下的，吾言至此，先內才手松瞑目以逝。我念及此，如在目前，今先內灵柩尚停在灵堂，并未入土。真所謂言犹在耳，便尔弃置不顾，問心忍嗎？滄白，我实无他，这点意思，务乞轉呈。”譚言及此，声淚俱下，泣不成声。楊才深表同情，极感动的謂譚曰：“你說的这些，才真是天理良心的衷腸語，我一定为你据实轉报”。于是楊即一一向孙具陈。孙听之下，亦深为动容曰：“好吧，这样自然不能勉强而行。并囑此話到此为止，莫向外传。”譚聞此訊，复謂楊曰：“总理对这样的盛意成全，当終生感戴。我愿与美齡女士結为异姓兄妹，以报总理知遇之隆。”以后宋美齡便呼譚为三哥，而譚与宋老太也就关系不同了。这时宋老太住在长堤我所兼領的黄埔軍校入伍生部左側，經常見譚的汽車停在該处，是譚与宋家經常往来，問候宋老太是实情。外传譚拜宋老太为干媽之說非也。

上述这些情形，是我在湘軍所耳聞目見之事。以后1925年，湘軍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参加北伐，皆是湘軍在孙中山领导下活动的繼續。此时余也就离开了湘軍，崗任黄埔軍校教育长去了。

潸潸逼人，年老头顙，回忆所及，不尽不詳之处在所难免。希知者指正。

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

龙伟生 陈常九

一、前 言

沈鴻英出身綠林，辛亥革命，在柳州就撫。二次革命，他出卖刘古香，得到广西督軍陆荣廷的賞識提拔，从此便官运亨通，扶搖直上。民五倒袁討龙之役，他隨着旧桂系的发展，窜入了广东，做过欽廉鎮守使、琼崖鎮守使和南韶連鎮守使兼粵湘贛边防督办，又兼任广东护国軍第三軍总司令，煊赫一时。民九隨着旧桂系在广东的失敗而退回广西。民十粵軍进攻广西，沈鴻英通电倒陆，自称救桂軍总司令，流窜湖南，与北洋軍閥勾結之后，又从江西回窜广西，佔有平乐、桂林、柳州一带。不久又因孙中山的策动，与刘震寰、楊希閔等联合驅逐了广东的陈炯明。接着他又背叛了孙中山，从广州退到北江，供北京軍閥政府的利用，用广东督軍名义，两次进攻广州不逞，又退回广西。以后走着下坡路，曾一次围攻桂林，陆荣廷第二次通电下野之后，他也跟着为新桂系的李、黄、白所击败，逃到香港过寓公生活。1938年病死香港。

沈鴻英一生活動，是在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战的時代。他的活動，加剧了西南的混亂和人民的痛苦，也阻碍了孙中

山所领导的革命，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关系的。现在把他一生的活动写出来，为了解旧中国的军阀及其所造成的混乱，提供一点真实的资料，从而认识新旧社会的不同实质，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一部分是以前柳州一些与沈鸿英比较熟悉的老前辈及韩彩凤、李俊英等口述的，加上龙偉生在柳州所看到沈部活动的情况。另一部分是陈常九的亲身经历，陈从1919年起跟随沈鸿英工作，直到1925年春才离开。不过事隔多年，现在追忆，难免模糊和错误的地方，尚望读者指正。

二、沈鸿英是怎样起家的

1. 壮年时的绿林生涯

沈鸿英号冠南（辛亥革命前，他还做绿林好汉尚未出来就抚时，叫沈亚英），原籍广东恩平，先世迁居 雒容 县城（今鹿寨县属），家道贫穷，壮年时曾来往雒容县属洛垢及柳城县属东泉之间做小贩生意，并为商店担货为生。在这期间，他常在韩彩凤家进出（韩父当时在洛垢开设小杂货店）。旋在沙糖陈姓家中做傭工，农忙时耕种，农闲时帮榨油。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在罗城县龙岸圩李德三（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家帮工。平日常与土匪来往，因而见猎心喜，觉得为人打工，如此劳苦，不如挺而走险，容易富裕，遂加入匪帮做喽囉。清代光绪末年及宣统元、二、三年间，经常出没于柳州府属的柳城、雒容、象县、罗城各县及平乐府属的修仁、荔浦、富川、鍾山、賀县等县，犯案累累。上述各县官

吏均懸重賞購緝之（賞金俗稱花紅，多由被搶劫的人向官府報案后，愿自己出錢作賞金，立凭証交官府備案）。因沈鵬悍狡黠，異常机警，所以官兵始終捉不到他。光緒末年，他在鍾山、富川出沒之時，有一次他偵知鍾山县公署，派警兵數十人，从平乐押解餉銀十担回县，將經過山口。這是平、鍾兩县最險要的地方，山形叢杂，山路崎嶇，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沈鴻英認為机不可失，乃帶其长子沈榮光各携槍彈先到那里險要處埋伏，伺机搶劫。果然不出所料，這批餉銀途經山口，沈氏父子二人即放槍拦途搶劫，當場击斃了三數人，其餘警兵慌忙奔逃，他們所押解白銀十担，皆弃置不顧。沈父子二人只費了几粒子彈，就劫到這笔白銀。這是沈起家的基礎。沈隨將這笔錢陸續寄存在平日與他來往的窩家，又托請坐地分贓的土豪劣紳購買槍枝彈藥，糾集一些與他經常交遊的流氓地痞成立館口，自為頭目。此后更縱橫于柳州、平乐二府所屬各县地方，干共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生涯。

先是沈鴻英离开沙塘陳姓之后，行踪詭秘，飄泊无定。當時柳城县屬長塘圩有一团總叫何老九，奉柳城县令緝拿沈亞英（即沈鴻英），經多方設法，但始終捉他不到。何老九乃把沈的哥哥沈鴻輝夫婦及其侄男沈亞凡三人捉拿，逼迫他們將沈鴻英交出來，以便解送柳城县署邀功領賞。但是沈的哥嫂和侄男，本來是以耕種為生的，比較沈鴻英算是安份守己，确实也无法把沈鴻英交出來。团總何老九為了塞責和避免柳城县署的催逼，竟把他們三人解送柳城县署。柳城县官認定他們既是匪徒親屬，當然也不是安份守己的人，就這樣不問青紅皂白，在審訊時用盡各種非刑，如冷板櫓、逍遙椅、雷公杆、灌辣椒水，用香火灼燒等進行逼供，要他們把沈鴻英交出，弄得他們三人死去活來。因為沈鴻英尚未捉到，

隨將他們監禁。沈鴻輝旋在獄中殞斃。沈鴻英因此對何老九銜恨非常，存着伺機報仇、得而甘心的念頭。他自從在鍾山縣山口搶劫得到那筆白銀之後，槍枝子彈及同伙的人都增加了。他覺得自己已經有了報仇的力量，於是帶其同伙由鍾山潛回長塘附近。有一天正值圩期，趕圩的人黑來攘往，人聲嘈雜。沈遂率其同伙乘機混進圩中。偵知何老九已到團局，即與同伙逕奔團局。何老九毫無戒備，沈鴻英把他拖出團局外面毒打一頓，然後把他槍殺。隨後又與同伙逕奔何的住家，找到何的老婆和兒子，也一併槍殺。當時正是成圩時候，趕圩群眾，陡聞槍聲拍拍，大受震驚，各皆狼奔豕突，圩場秩序大亂。沈鴻英見大仇已報，即與他的同伙由何家出來，向趕圩群眾大聲揚言道：“我們這回到長塘，是專為報兄仇而來，並不是來打生意的（土匪尤語謂搶劫為打生意），請大家不要自相驚擾。”說完，就帶同伙揚長而去。以後仍經常出沒于柳州、平樂二府所屬各縣，官府雖懸重賞賄緝并調兵兜勦，然終莫如之何。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在湖北武昌起義，柳州于同年九月十九日響應，宣布獨立，成立革命總機關於柳郡中學堂，領導柳州方面的右江一帶民族革命活動。總機關為了組織革命武裝，派人四出招撫綠林豪傑編為民軍，沈鴻英這時方才出來就撫。

2. 出賣劉古香，投靠陸榮廷

宣統三年（辛亥），綠林中沈亞英的名字，經已聞名于柳州、平樂二府所屬各縣。他的館口所有槍枝子彈及同伙，比較其他館為多。柳州革命總機關派人（傳說是派許仲仙）和他聯繫，叫他帶其同伙和槍枝出來就撫。他雖然出來就編了，但他的為人狡詐多疑，對總機關是不大放心的，恐怕重

踏黃飛鳳、梁果同的復轍（黃、梁二人俱是綠林頭目，在清光緒廿九年經广西右江兵備道王芝祥招安出來，編隊後，各委以管帶官職，以後王奉兩廣總督岑春煊命令，把黃梁所部調離柳州，開赴廣東。他們心里不大愿意，正想拉隊上山仍為綠林，但被王芝祥偵知。乃不動声色，先後誘騙他二人到道署商談公事，出其不意，就把黃梁捉拿了，要他二人通知所部各持旧槍來道署掉換新槍，逐一點名帶入道署里面，把槍枝繳了之後，通通杀掉，隨後才把黃、梁二人綁赴北較場砍頭示眾）。沈鴻英為了預留後路，他就撫時，帶了几十個同伙出來，但槍枝只有四桿。他為了取得總機關的重視，邀約經常與他合幫同干打家劫舍、抗拒官軍的李天民（李有大泡頸，花名叫大頸四）帶其同伙和槍枝一齊出來就撫。李天民沒有沈鴻英那樣譎詐，不若沈鴻英能講會說，他出來就撫時，約有槍六十餘枝，人數也大致相等。李以自己拙于口辭，每到總機關接洽各種問題，都是沈鴻英完全代表他，李從來沒有異議。因此總機關對沈比李較為重視。就撫各幫綠林，集中北郊外馬廠宿營編隊後，沈獲編為管帶，李天民編作他的幫帶，皆隸屬幫統劉震寰統轄。

辛亥冬初，總機關奉令撤消，柳州要設立广西右江軍政分府。當時劉古香在廣東都督府任職，都督是胡漢民。胡氏征得广西軍政府都督陸榮廷同意，委派劉氏回柳任广西右江軍政分府總長兼民政長職務。劉于同年十一月初由穗抵柳接任視事。劉震寰仍任幫統。劉古香、劉震寰和沈鴻英都是講客家話的，而沈又善于趨承二劉意旨，遇事逢迎投機，因此二劉都把他作自家人看待，深得信任。不久劉古香從新整編民軍，把馮武（管帶）所部解決，并槍決了馮武，就把馮武部的人和槍，一概撥歸沈鴻英管轄，同時升任沈氏為督帶。

以后右江軍政分府奉令撤消，刘古香改任为广西陸軍第五軍統領，幫統仍是刘震寰，沈鴻英仍任督帶。未几，刘古香出巡柳州府属各县清乡，帶同沈鴻英及所部一道出发，随派沈部駐防融县、长安（現今属融安县和大苗山）一带。

民国二年（癸丑），民党骨干分子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世凱背叛民国之野心已暴露无遺，全国輿論譁然（尤其是孙中山和黄兴所领导的同盟会）。因为二刘都是同盟会員，与广东方面陈炯明素有联系，为了准备与广东共同討袁（傳說訂期于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事），把所轄第五軍部队完全調回柳州，分駐柳州城廂内外。沈部也一律調回柳州，分別駐扎在东門和北門一带。当时刘古香感覺自己所部軍力有限，較諸靠攏袁世凱的陆榮廷、陈炯明所部軍力太过悬殊（当时除柳州刘部第五軍外，广西全省各地的帶兵官都是素与陆、陈两人有深长历史和特殊渊源的），深恐孤掌难鳴，是以犹豫不决。不意其卫队长刘成甫、刘麻六突于八月十一晚率众持械到刘古香的統領部需索借錢鬧事（統領部設在旧时右江兵备道衙門，即現今的柳州市公安局），刘麻六平日嗜賭如命，每一次輸了錢，就借故向上級求借，无厌之求，难以滿足。刘古香深知刘麻六野性不馴，不可理喻，因避而不見，囑其書記长梁潤森和他的妻子馬电姑和媳婦出面应付。刘麻六見刘古香不肯亲自接見，遂大肆咆哮，彼此間发生了爭吵。刘麻六兽性大发，竟然拔枪击毙了他們三人。刘古香在里面听見了枪声拍拍，知道有变，急忙走避后面，跳出圍牆逕到刘震寰的幫統部（設在現今柳州市人委会小礼堂和房地产管理处）避难。刘麻六，刘成甫見事情鬧大了，也跟踪到了幫統部，向刘震寰詭辯地說：“我們兵諫統領（刘古香）举兵討袁，統領犹豫不决，旁边还有人劝阻他不要孟

浪，我們已將劝阻的三人枪杀了，現在特來報告幫統，請及早主持宣布討袁大事。”劉震寰見事情已經弄到這樣地步，已是欲罷不能，遂決定提前宣布討袁。十二日晨即宣布把第五軍番號改為討袁軍，即日組織討袁軍總司令部，通電聲討袁世凱，自任總司令（司令部設在原來幫統部）。

狡黠的沈鴻英遇着這樣重大事件，是有他的打算的。這時他表面上雖然服從劉震寰，但他覺得討袁軍力量單薄，絕無力量進攻南寧和桂林。如果陸榮廷、陳炯明一得到柳州事變消息，定然四面調兵前來鎮壓，討袁軍必然潰敗，到那時候，自己所部兵力也必然隨着消滅，不但升官發財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還會被殺頭，或者亡命海外，想再做大王重操舊業也不可得。他權衡利害之後，決定與劉震寰背道而馳。于是他瞞着劉震寰，邀請了辛亥出來受招撫的各幫頭目（編隊後被委派為督帶、管帶的人）到他的督帶部坐談。藍八、陶二、宋武、廖六、梁桂廷等人先到，沈鴻英就把他對討袁軍的力量估計，和他對局勢發展的必然趨勢的看法提出，并說這次的事情是他們劉家人（指劉麻六）鬧出來的，我們如不及時打定主意，那就後悔無及了。各人听了沈鴻英講話之後，面面相覷，未有表示。接着督帶曾超廷也到了，沈鴻英又重新申說了一番，曾見沈鴻英態度這樣曖昧，而其餘各人對討袁義舉，又沒有決心和信心，也覺得有考慮的必要。但曾超廷和劉震寰素有好感，他恐怕沈鴻英會另有詭計捉弄劉震寰，而劉又不知戒備，那就會吃沈的大虧。乃向沈氏及在座各人說道：沈督帶所說的一番話，是有理由的，但是老幫（指劉震寰）平日對我們很好，現在由我署名寫封信給他，使他得從容考慮一下。藍八、陶二這般人，平日和曾的交情比沈為好，大家都贊成。沈氏一人也就無法阻止。劉

震寰接到曾信后，知道沈鴻英已經靠不住。而藍八、陶二等又无决心和信心，同时又接到情报，鹿寨方面桂防管带黎元卿所部已开到社灣（在柳州鸡辣上），桂林陈炳焜所派的新軍賁克昭部一个团到雒容城后，分兵由三門江渡河，并由洛垢、流村、八卦、南北两面进逼柳州。另外宜山方面第六軍統領陈朝政的帮統莫荣新又率軍到达了柳城县属三岔圩。接着第二天（十四）河南天馬山已被黎、賁两部佔領（討袁軍曾在立魚峯山边一带和敌人略事抵抗），北郊外馬厂王冠三部新軍一个营，又被賁部包围，王部有些官兵已向賁克昭通款。在这样情势之下，刘震寰只得于十五日率带殘部出西門渡河回他的老家基隆村。討袁軍至此遂完全瓦解。

八月十一晚刘麻六作乱行兇，刘古香被迫走到刘震寰的帮統部之翌日（十二日）晨討袁軍旗帜已树立起来，派人請沈鴻英到部商談軍事布置問題。沈知刘古香已在部內，他和刘震寰談話之后，即去見刘古香。彼此見面之后，他假意慰問刘氏說：“統領这次受惊了，我受統領特別栽培，不能保护統領，真是慚愧万分，对不起統領。”言罢像煞有介事似的痛哭出声，还向刘氏下跪，口头还说請求寬恕。这是他誑騙刘氏的鬼話，实际上沈氏已存心出卖刘古香求荣。随对刘震寰說：“統領在此諸多不便，不如請統領到我那里休息好些。”这样沈氏就把刘古香接到他的督带部（在当时东門街何家祠堂，現今罗池路一巷），名为保护，实則軟禁。同时电报陆荣廷、陈炳焜說他已生俘刘氏（一說刘震寰率殘部出城之后，沈偵知刘古香沒有跟刘震寰出走，遂亲自带差官到討袁軍总司令部接刘古香到他那里去）。同年农历九月底，陆荣廷出巡到柳州，沈鴻英黑起良心，把刘古香作为战俘献給陆氏。